

夜

YE



现代出版社

52
7

夜

——我在奥斯维辛的遭遇

(法)伊列·维泽尔 著

定宜庄 译

纳日碧力戈 校

现代出版社

封面设计：邵新

责任编辑：刘宝明

夜

——我在奥斯维辛的遭遇

(法)伊列·维泽尔 著

定宜庄 译

纳日碧力戈 校

现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安华里504号

北京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 4.0625印张

1988年12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0 000册 字数 143千字

ISBN7-80028-041-1/I·006

定价：1.15元

序

弗朗索瓦·莫里埃克

国外的新闻记者常常来采访我，我对此是颇有几分害怕的，我既愿意向他们坦露我心中的一切，又唯恐因全然不知他对法国的态度而给他提供了武器。因而在这类会见中我总是小心翼翼的。

那个早晨，为Tel Aviv报来采访我的年轻的犹太人却一下子赢得了我的好感，我们的交谈很快就采取了个人间谈话的方式，它唤起了我对占领时期的回忆。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不一定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我想让我那年轻的采访者相信，在那些忧郁的年份，在我所见过的事情中，再没有什么比停靠在奥斯威辛车站的满载犹太儿童的列车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的了，而这还不是我亲眼见到的。当我妻子讲给我听的时候，她的声音中还充满了恐怖。那时我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方式尚一无所知，而这又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呢！仅仅是把这些天真无邪的羊羔从他们妈妈手中抢夺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远远超出我能想象的一切事情之外了。我相信就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罪恶的秘

密，它的暴露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对我来说，西方人从十八世纪就在构想的那个梦，即那个他们认为在1789年即已看到了它的曙光，而到1914年8月2日，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各种科学发现而变得更加清晰的梦——在这些满载儿童的列车面前，终于消逝了。而我距离他们还有几千里远，对他们被烧死于其中的煤气室和火葬场还仅仅是想象而已。

这就是当时我对年轻的新闻记者所讲的话。我叹息说：“我是多么经常地想到这些孩子！”他回答：“他们是其中的一个。”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曾经眼看他的母亲、他亲爱的小妹、以及除他父亲之外的全家消失在以活人为燃料的炉中。至于他父亲，孩子不得不一天天地眼看着他的受难、他临终前的挣扎和他的死，而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死啊！它被原原本本地写进这本书中，我将把这一切以及孩子自己如何死里逃生的奇迹留给读者自己去发现。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象《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为数众多的。■

我要坚持说的就是，这本纪录个人经历的书，写在许多类似的记述之后，它叙述的这种暴行，我们可能以为已经知道了所能知道的一切。可是尽管如此，它还是非同一般的，非凡的，无双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那个名叫西格特的小镇上的犹太人的命运，他们在面对那种本来还来得及避免的厄运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盲目，他们听任自己被命运摆布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极，他们对待那个亲身躲过屠杀的见证人发出的警告、对待目击者带来的消息时那种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不肯相信他，把他当成疯子——这一切事实，在我看来，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书。

不过，这本非凡的书引起我最大兴趣的，则是另一些内

容。给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这个孩子，原是上帝的一个选民，从他的良心被唤醒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为上帝活着的。他受着《塔木德》的教诲，一心要探寻“喀巴拉”的奥秘，将自己献身于上帝。我们已能想象出那个可怕的结局了，尽管与其它暴行相比，它并不那么明显，那么触目惊心，但对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来说却是最糟的，那就是，当发现了那不受限制的邪恶之时，那个孩子心灵之中的上帝的死。

让我们试着去设想，当他亲眼看见浓黑的烟圈从焚化炉中升入天空，而他的小妹、他的母亲正与几千人一起要被扔入这炉中的时候，他的心中所经历的是什么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那集中营的第一夜，它使我的生活从此进入了漫漫的长夜，我七次地咀咒，又七次紧紧闭上嘴。我永远忘不了那烟，忘不了孩子们的小脸，我看见他们的身体在静静的蓝天下化成了团团青烟。我决不会忘记那永远烧毁了我的信仰的火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静寂的黑夜，它永远地剥夺了我对生活的欲望。我决不会忘记这些时刻，它毁掉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使我的梦幻变成一片废墟。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的，即使我注定了要活下去，活得象上帝自身一样长久，也决不会”。

就是在那时，我明白了是什么使这个年青人第一次就吸引了我；就是那目光，那是象拉撒路从死中复生时一样的目光，那也是一个囚徒在冷酷的监禁中的目光，他曾在这种监禁中迷失，曾跌倒在受尽耻辱的尸体中间。在他看来，尼采的呼喊所表达的几乎是一种物质上的真实：上帝死了！那个仁爱的、慈悲的、给人以抚慰的上帝，那个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在这个孩子凝视的目光下，在这个因人种而导

致的人类大规模毁灭的黑烟中永远地消逝了，无数生命被吞噬，其贪婪是空前绝后的。有多少虔诚的犹太人体验了这种死亡啊！在那一天，在即使那么可怕的日子当中甚至也是可怕的那一天，当孩子眼看着另一个孩子，那个据他说长着一副悲伤的、天使般面孔的孩子被吊死（是的！）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在他身后问：“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上帝现在在哪里啊？”我听见我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他：“他在哪里？他就在这儿——他被吊在这里，吊在这些绞架上。”

犹太年除夕，孩子参加了犹太新年庄严的礼拜。他听到了几千名象他一样的奴隶用同一个声音在喊：“祝福上帝的圣名！”就在不久之前，他自己也曾拜倒在上帝脚下，也曾怀着这样的景仰、这样的敬畏，这样的热爱！但在这一天，他不再跪倒了。这些生灵，他们所受的迫害和凌辱早已超出了人心所能想象的程度，他们对又瞎又聋的神反抗了。“就在这一天我停止了祈求，我再也不悲伤，相反地，我感到了自己的坚强。我是控诉者，而上帝是被告。我的眼睛睁开了，我是孤独的——极端孤独地生活在一个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人，既没有爱，也没有慈悲的世界上。我已什么都不是了，我只是灰烬。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了我的强大，甚至比上帝更强大，而我的生命曾被他束缚了那么长久。我站在祷告着的人群中间，象个局外人一样旁观着。”

而我，仍然相信上帝是慈爱的我，又能给我这个年轻的提问者以什么样的回答呢？他那双黑眼睛中仍然折射出天使般悲伤的光，这目光有一天曾出现在那个被吊死的孩子脸上。我该对他说什么呢？我是否应该谈谈另一个犹太人，和他很相象的他的兄弟，——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的十字架已征服了世界。我能断言说，那断送了他的信仰的断头

台，却正是我的信仰之基石，而且在我眼中，十字架和人的苦难之间的一致正是打开他童年的信仰之所以灭亡的那难以测知的奥秘的钥匙。神的选民又从焚化炉和藏骸所中站立起来，犹太民族正从它的几千名死难者中间复兴，就是通过他们，它又复活了。我们不知道单独的一滴血、一滴泪的价值，但它的总和却是仁慈。如果上帝还是上帝，那么对我们每人作出最后结论的权力都是属于他的。这就是我本应该告诉这个犹太孩子的话，但我没有，我只是哭着拥抱了他。

纪念我的父母和我的小妹策波拉

“维泽尔极富于想象地把自己极度的痛苦化成了艺术。”

——柯特·利维安特《周末论坛》

“维泽尔的著作……使他成为犹太人死而复生的预报者。”

——洛扎尔·卡恩《犹太精神之镜》

“作为人类的一个见证，《夜》那几乎是不堪忍受的痛苦，无疑是超越于批评之上的。”

——A·阿尔瓦雷斯《评注》

夜

人们都叫他比多·莫赫，好象他这辈子就没有过姓。他是一个在哈西德派^①会堂工作的男人。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小镇西格特，是我渡过童年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都很喜欢他。他很贫穷，谦恭地生活着。一般地说，象我们这类城镇的居民们虽然乐于帮助穷人，但不是特别喜欢他们。不过比多·莫赫是个例外，他从未使任何人为难过，他的存在也从不使任何人感到烦恼，他是极善于使自己毫不引人注意，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的。

他的体态象乡下佬一样笨拙，那种乡下人的腼腆引人发笑。我喜欢他那双大大的，梦幻般的眼睛，它们总是迷茫地凝视着远方。他难得讲话，却很爱唱歌，更准确地说是唱圣歌，这样时断时续地，你就好象在倾听上帝对放逐，对那神圣的苦难的倾诉，按照“喀巴拉”^②的说法，他正期待着在

① 哈西德派：十二、十三世纪在德国兴起的犹太教流派，带有神秘主义和苦行主义的特征。

② “喀巴拉”：对犹太教古老“经典”加以阐释的一种神秘而具有魔法成分的方法，即赋予一些词句和数字以特殊的象征意义。

解救人类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拯救。

我是从1941年底开始熟悉他的，那年我十二岁，整日沉浸在信仰之中。白天，我学习《塔木德》^①。晚上就跑到会堂去，为圣殿的毁灭而哀哭。

一天，我请求父亲为我找一个指导我学习“喀巴拉”的师父。

“要学那个你还太年轻，迈蒙尼德说过，非得到三十岁以后，你才有权进入这个神秘主义的危险世界。你必须先在你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学习基本的课程”。

我的父亲是个很有教养的，脚踏实地的人，即使是在家里，他也从不炫耀。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家庭，西格特的犹太社团对他十分敬重，无论公务还是私事，他们都爱来征求他的意见。我家有四个孩子，最大的是希尔达，然后是贝亚，我是老三，唯一的男孩，还有个小妹妹策波拉。

我的父母开了一家店铺，希尔达和贝亚在店里帮忙。至于我，他们说我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学校。

“在西格特，精通《喀巴拉》的人连一个也没有，”父亲一再说。

他想从我脑子里赶走这个念头，但是徒劳。我自己找到了师父，他就是比多·莫赫。

他注意到我，是在一个黄昏，我正在祈祷。

“你祈祷时为什么哭啊？”他问，好象他早就认识我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回答，非常惊慌。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我哭，那是因为

① 《塔木德》：犹太教的主要经典。

——因为我心里有种什么东西，使我觉得需要眼泪，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那你又为什么祈祷呢”，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为什么祈祷？好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呼吸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更加惊慌，而且不太高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天以后，我就常常去看他，他非常强调地向我解释说，每一个问题都具有有一种力量，那是不存在于答案之中的。

“人们向上帝接近，靠的是向他提问”，他很喜欢重复，“那是真正的对话，人问上帝，而上帝回答。但我们并不理解他的回答，我们不可能理解，因为它们来自灵魂的深处，它们就停在那儿，直到死亡。你会找到真正的答案的，埃及则尔，仅仅是在你自己的心灵中！”

“那么，你又为什么祈祷呢？莫赫”，我问他。

“我在我的心中向上帝祈祷，我祈求他给予我力量去问正确的问题。”

我们几乎每晚都进行这样的交谈。当所有的信徒都离去之后，我们往往还坐在会堂的幽暗处，在那里，几支半燃的蜡烛闪着摇曳的光。

有天晚上我告诉他，由于在西格特找不到一位能指导我学习《佐哈尔》^①的师父，我有多么不快活。《佐哈尔》是“喀巴拉”的著作，它阐发了犹太教的神秘哲学。莫赫宽厚地笑

① 《佐哈尔》，意即“光辉之书”，被奉为犹太教的“经典”，内容是对《圣经》首五卷的解释。

了，沉默良久，他说：

“引你走向神秘真理之园的大门不止一千个，每人都有他自己的门。想走不是自己的门进去，是错误的，我们千万别犯这类错误。对于想进门的和已经在那儿的人，这样做都是危险的。”

比多·莫赫，这个西格特镇上穷苦的赤足人，对我讲述了几小时“喀巴拉”的启示和奥妙。我就是靠着他的指引入门的。我们能坐在一起，十多遍地阅读《佐哈尔》的某一页，那不是背诵，而是在汲取其中的精髓。

在这些夜晚，我越来越确信，比多·莫赫能够引导我与他一起进入永生，进入那个问题和答案合为一体的时刻。

一天，他们赶走了西格特镇所有的外国犹太人，比多·莫赫也是一个外国人。

他们痛苦地哭着，被匈牙利警察塞进运牲畜的货车。我们站在月台上，也在哭泣。火车在天边消失了，除了浓浓的黑烟，它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听到身后一个犹太人沉重的叹息。

“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他说，“这是战争……”

被逐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在他们被赶走后不几天，有人谈论说他们已经到达加里西亚，就在那里劳动，许多人甚至还是满意的。

又过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生活恢复了正常。宁静安全的风重新吹到每一家，商人经营着好生意，学生们埋首于书本中，孩子们在大街上嬉戏。

一天，我刚刚走进会堂，就看见在近门的长凳上，坐着

比多·莫赫。

他讲述他和同伴们的故事。满载着被逐者的火车越过了匈牙利边界，进入波兰境内的盖世太保管辖区，就在那里停住。被赶出火车的犹太人又爬进卡车，驶向一个森林，他们被赶下来，在逼迫下挖掘了一个个墓坑。他们的活儿干完后，就轮到盖世太保了，既无热情，亦无仇恨，盖世太保们就这样平静地屠杀着他们的犯人，犯人们被赶进墓坑，只露出脖子，婴儿被扔到空中，机关枪手拿他们当活靶子。这就是科洛迈伊附近的加里西亚森林中发生的事情。可是，比多·莫赫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呢？这真是不可思议，他的腿被打伤，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

多少个白昼和夜晚，他走进一个个犹太人的家门。他向人讲述玛尔卡，一个年青的姑娘，她活活捱了三天才死掉，还有裁缝托比阿斯，他请求死在两个儿子之前。

莫赫变了，他的眼中再见不到一丝欢乐，他不再唱歌，也不再与我谈论上帝或者“喀巴拉”，他只讲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人们不但不肯相信他的故事，而且根本不要听。

他们说：“他就是想让我们怜悯他，这是一种什么幻觉呀！”甚至有人说：“可怜的家伙，他疯了！”

莫赫悲哀地哭着。

“犹太人啊，听我说，这就是我向你们请求的一切。我不要钱，也不要怜悯，只是想让你们听我说”，在黄昏和夜晚的祈祷间，他这样哭喊着。

我也不相信他。但在晚上的礼拜仪式之后，我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倾听他的故事，竭力去理解他的悲伤，但我对他只有怜悯。

“他们把我当成疯子”，他低语道，眼泪象颗颗蜡滴，

顺着眼角滴出。

有一次，我这样问他：

“为什么你这样希望人们相信你的话呢？如果我是你，我才不管他们信不信我……”

他合上眼，好象要忘却时间。

“你不理解”，他绝望地说，“你还理解不了。我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我想设法回到这里，我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我想回西格特来，把我死里逃生的经历告诉你们，让你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能够有所准备。为活命吗？我早就不再看重我的生命了，我是孤身一人。不，我想的只是回来，来警告你们。你看怎么样，我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听……”

已接近1942年年末了，从那以后，生活重归正常。我们每晚都要收听的伦敦电台，向我们报告着振奋人心的消息：对德国的每日轰炸、斯大林格勒，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而我们，西格特镇的犹太人，正期待着更好的日子，现在距它的到来已经为时不远了。

我继续埋首于我的学业，白天是《塔木德》，晚上是“喀巴拉”，父亲的时间全为生意和社团的活动所占据，而为了能参加著名的拉比^①主持的波尔赫的礼拜式，我的祖父也赶来和我们一起共度新年了。妈妈正盘算着给希尔达找个合适的小伙子，她已到了不能再拖下去的年龄。

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4年春。好消息从苏联前线传来，毫无疑问，现在剩

① 拉比：犹太教的牧师或先生。

下的，只是德国人的溃败了，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也许是几个月，也许只是几个星期。

花儿在枝头盛开，这一年与往年没有任何不同，有它的春日，它的订婚仪式，它的婚礼和生日。

人们说：“苏联红军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希特勒再不能迫害我们了，即使他想，他也……”。

真的，我们甚至怀疑他真有灭绝我们的想法。

他想要清除掉整整一个民族吗？他能够灭绝散布于如此众多国家的，这样几百万人口吗？他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这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叶啊！

人们对所有的事都感兴趣——对军事战略，对外交权谋，对政治，对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唯独不关心自己的命运。

即使是比多·莫赫也沉默了。他讲得厌倦了，他徘徊在会堂中，或者街道上，双目低垂，弓着腰，躲避人们的眼光。

在那时，获得迁往巴勒斯坦的允许还是可能的，我也曾劝父亲把他的店铺清点盘掉，离开这里。

“我年纪大了，儿子”，他回答：“让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太晚了，让我在一个这样遥远的国家里从头开始，我的年纪是太大了……”

布达佩斯电台宣布法西斯已经掌握了政权，霍尔蒂已被迫请求奈拉斯党的首领之一去组织新政府。

这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恐慌。当然，我们听说过法西斯，但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这不过是政府的一次变动而已。

第二天，传来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经政府的允许，德